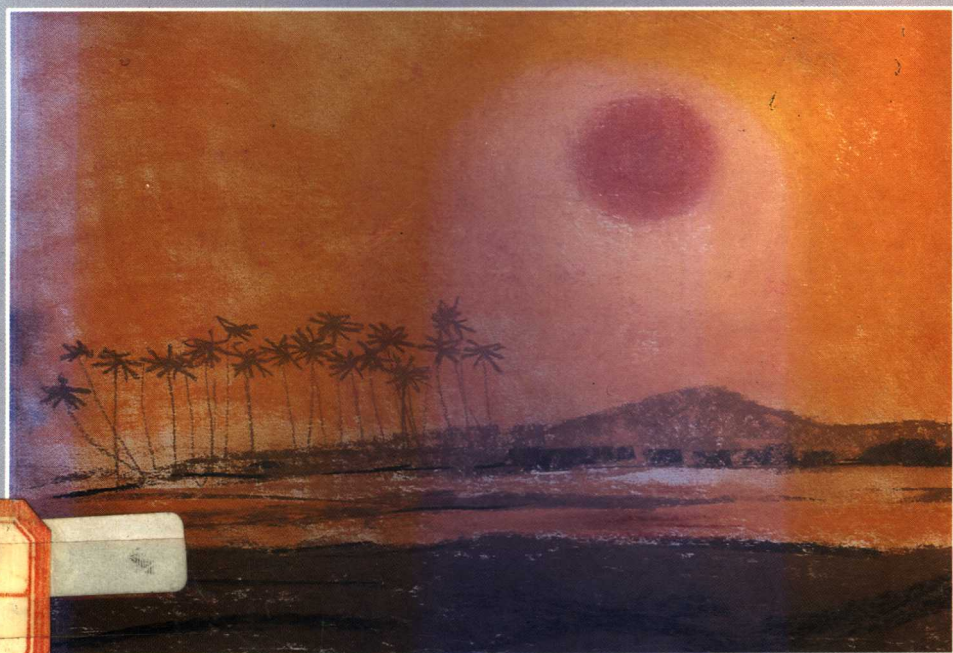


故乡的怀念

许 丹 秦 网 黎
汐 美 真 雷 华



热带出版社

故乡的怀念

许 丹 秦 网 黎
汐 美 真 雷 华

热带出版社

故乡的怀念

作者：许 汐 丹 美 秦 真
网 雷 黎 华

出版：热带出版社
6001 Beach Road #02-69
Golden Mile Tower
Singapore 0719 电话：2961453

印刷：五洲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版次：1991 年 11 月 第一版

国际书号：ISBN 981-00-3158-0

定 价：S \$4.00 M\$5.00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目 录

槐 华序	
继续走未来的路	1-20

第一辑

许 汐散文	23-38
船	
红灯码头海边	
夏日感怀	
霞	
漫长路	

丹 美散文	39-55
笑声，在高层组屋上	
椰树下的怀念	
弄潮	
我骑着脚车在中国农村	
为人民的医疗事业作出贡献	
——记武汉同济医院院长罗丽兰	

秦 真小说	56-70
银色的小花 (微型小说)	
印族普希金 (微型小说)	
海潮的故事	
金矿	

网 雷诗

71-92

我的“回忆录”
那年，二十五岁
那段拾九重葛的日子
我们隔得那么远
我的心弦没有欢快的音符
晨跑
你用泪写诗
生的磨难
痴人呓语（讽刺诗）
火山（讽刺诗）

第二辑

黎 华歌曲选

95-105

伙伴摸黑直奔前方
故乡的怀念
柴船头
啊！宝塔
绿就是希望
梦想
特丽莎
中华文化的五千年

锡 勇封面画

序：继续走未末的路

槐 华

1

铁网影
象稿纸
.....

何不？用“网雷”作笔名。

——网雷？

是呀！网不住的雷。

2

两年后——一九八一年，网雷介绍我跟黎华认识。他，黑壮，象个柴船头苦力。怎么会？怎会是——

$$1 = C$$

5 5 | 1 5 3 1 | 5-5 1 2 | 3 2 1 3 | 7-6

这支六十年代中期著名战歌①的作曲者呢？

又是九重葛。背景换成金帆曳过的巴西班让海面。渐渐地，从黎华厚框镜片闪射出来的坚定、乐观的目光，以及他睿智、渊博的音乐见识，使我信服了。

（狄盖特②不也是工人，却用音符点燃了国际？）

原来，黎华生于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二日新加坡。童年时，父亲惨遭日寇杀害③；家贫，只读完中二；全靠自修，学会作曲。五十年代起，担任醒华校友会口琴队指挥；六、七十年代因故中断音乐活动；一九七五年到葵花艺术团短歌创作班当教导……

如今，我们两个苦吟派碰头了！“诗是素描，声乐替它着上彩色。”这是汉斯立克说的。好极了！几个音，往往能“吵”上半年。歌曲《故乡的怀念》、《柴船头》就这样“吵”出来了。

《故乡的怀念》曲成于一九八三年五月九夜，雨很大，心可是比咖啡还烫！黎华唱中音，培华①唱高音，“亲人

① 歌词：“苍鹰不能再飞翔，苍鹰……”

② Degeyter (1848—1932) 街灯工人，工人作曲家。

③ 于今马来西亚柔佛州振林山。

依依 亲人依依 亲人依依送别……”，我哭了！

《柴船头》谱曲于一九八四年四月中，五月十日定稿，其间点点心血都洒在“掌握住音调的无限微妙的分寸”②上，如 5 6 4 3 加附点成 5·6 4 3，尤其 1̇02、304 32，蓄惊雷于二个休止符，等等。我们曾多次伫立黄昏雨中，当时的柴船头，确是如歌词所唱，“无船荒凉的渡头”呀！

今年三月，黎华患癌症以来，音音是血，所作曲有《绿就是希望》③、《梦想》、《特丽莎》④和绝笔《中华文化的五千年》⑤。

《梦想》据美国当代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1902—1967)诗谱曲，黎华在病重中曾噙着热泪唱道：

$1 = {}^bE$

6 5 4 | 3 3 3 | 0 3 4̇5 | 6 1̇ | 7 — | 7̇1̇7 |
啊 失去了 失去了 梦 想， 生

6 3 | 01̇ 76 | 7̇ 5̇5̇5̇ | 6 24 | 3 — | 06 7̇1̇ | 3 22 |
命 就是 断翅膀的 雀 鸟， 再也 不能够

01̇ 7̇ | 6 — | 6 · 0 |
飞 翔。

① 姓苏，黎华的妻子。

② 托尔斯泰《艺术论》。

③④ 网雷词。

⑤ 由我写词，曲定于今年7月30日。

他本人极心爱此曲。诚然，与上述战歌可视为他的代表作……

3

丹美原本写诗和散文。可是，七年前有一晚网雷偕我到他家去，我劝他单写散文。本书中《为人民的医疗事业作出贡献——记武汉同济医院院长罗丽兰》，无疑是他最感人的一篇吧！——

罗丽兰探亲期满要回国之日，父亲挽留她：“你们全家都迁到美国来吧？！你们在国内受了那么多年苦，现在又要受苦了。”

罗丽兰说：“我们在国内生活虽然不如美国富裕，但也不坏。国内有我的实验室、研究室，我的事业，我离不开这一切。”就这样，罗丽兰一颗报国之心，回到自己的家园，继续耕耘。她告诉我说：“我是由国家栽培长大，完成高等教育的，我的成长少不了人民的支持，无论在怎样的生活环境底下，我都绝不会忘恩负义，不会离开自己的祖国，因为我是个中国人。”

若要论缺点：丹美的散文太散了！散文之难写，难在看似杂乱无章，却是美丽的，美丽的杂乱无章。英国学者赫·欧·贝茨《现代小说》说“海明威是一个拿着板斧的

人”，彻底地“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丹美虽然不写小说，但我仍要拍他的肩膀，说：丹美兄啊！你何妨借海明威的板斧用一用。

4

不记得谁说过：存在决定意识。

难怪网雷诗十首中，占四首播的是昨日之歌——78转唱片。第一首《我的“回忆录”》——

七十年代这一章如何标题
没有苦思，没有犹豫
写下“四面围墙”
轻轻地 我放下笔

“七十年代”——“四面围墙”。

第二首《那年，二十五岁》——

在门边
用恨刻上
深深的“一”
一天
就这样度过

从门顶
直刻到门底
.....
十年
就这样度过.....

什么？“用恨”！
——难道“用爱”？
第三首《那段拾九重葛的日子》——

还记得吗？
那段拾九重葛的日子
.....
冷风不住钻进铁刺网
只遗憾少了一壶咖啡浓浓
.....

写得真切！

第四首。继续“存在”、继续“决定意识”——

长长的小路尽头
重重的矮树遮掩
我看不清楚呵
那站在篱笆外的你

《我们隔得那么远》

多远？——十一年！

往事，犹如距离，十九世纪德国黑格尔派美学家费歇尔说得妙：“我们只有隔着一定的距离才能看到美，距离本身能够美化一切。”

如此，忘却吧！记住吧！人民。

其余六首，以《你用泪写诗——致一位女诗人》最能代表网雷的诗风：

你用泪写诗

一首诗

千滴泪

滴 滴 滴

滴痛了心啊

.....

这类作品“以朴实的语言，抒发真挚的情思”^①，属于宋朝梅尧臣平淡派，写时却何其艰辛也。

李可染《漫谈山水画》指出：“空白，含蓄，是中国

^① 见第92页。

艺术的一门很大的学问。”网雷呵！加油。

《生的磨难》，显示网雷的诗艺成熟多了。“冲出了十月小乾坤／莫不是你要雀跃欢呼”、“甜甜地在梦乡／把太阳紧紧搂住”，都是较有想象力的佳句。

黑格尔说：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

为什么莎士比亚能“把整个自然都斟在自己的酒杯里”？这里，自然是酒，而语言即是酒杯。我想：雨果所要赞扬的，该是莎士比亚的想象力吧？

你看，任先青的想象力多惊人？！——

你用平平仄仄的枪声
写诗
二万五千里是最长的一行

.....

轻易不朗诵
天安门城楼上只那一句
便站成了世界的诗眼
嘹亮了东方！①

.....

① 见北京《诗刊》1990年6月号。

“Stop!”宙斯向我狂喊。

我急停下向缪斯借来的纯金三轮马车^①，乘机休息，
呷一口 kopi-o-kosong^②。

至于网雷的两首讽刺诗，水准不错。“只要在米字旗下／我们就有米吃”、“可怕的1997就要来临”（《痴人呓语》）；“没有掌声，只有挥舞的铁拳”（《火山》）；皆妙语也。但，写讽刺诗是危险的，因为诗人射击出的，尽是“使宙斯震怒的语言”（艾青）。网雷！慎重。

5

日本诗人荻原朔太郎曾深情地描绘过一种情景：我常常怀着一颗残废儿童那样急躁的心情，躺在房间的角落里抽泣着。就在这时，有一位少女，紧紧地贴着肩膀，在我颤抖的心上，放上一只温柔的手。这位少女，就是诗。

构思的产生……有时需要轻微的刺激。这“新信息”，可能是一次邂逅、一句记在心中的话、梦、远方传来的声音、一滴水珠里的阳光或者船头的一声汽笛。

① 据艾青《诗论》：诗神的这辆马车的三个轮子代表真、善、美。

② 马来话，咖啡乌，不放糖。

他又说：真正的散文是充满诗意的，就象苹果饱含着果汁一样。

这回，喜读许汐的优美的散文，使我一下子想起上述的话。的确，创作抒情散文也需要那样一只温柔的少女的手、需要“新信息”；如果抒写散文诗，我敢说，更需要加点哲理。

不清楚许汐读过何其芳《黄昏》等名篇没有？沈从文《湘行散记·老伴》呢？——

……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有点忧郁，有点寂寞。
黑暗河面上起了缥缈快乐的橹歌……歌声在黑暗中流动……在历史面前，谁人不感惆怅？

……

这就是沈从文式的叹息。此外，象刘再复《读沧海》——

我又来到海滨了，亲吻着蔚蓝色的海。

这是北方的海岸，烟台山迷人的夏天。我坐在花间的岩石上，贪婪地读着沧海——展示在天与地之间的书籍，远古与今天的启示录，不朽的大自然的经典。

我带着千里奔波的饥渴，带着长岁月久久思慕的饥渴，读着浪花，读着波光，读着迷濛的烟涛，读着

从天外滚滚而来的蓝色的文字，发出雷一样响声的白色的标点。我敞开胸襟，呼吸着海香很浓的风，开始领略书本里汹涌的内容，澎湃的情思，伟大而深邃的哲理。……

壮哉！“澎湃的情思”。

于是，我特约许汐，东拉西扯了半天，才说道：……可惜呀！你不曾读过沈从文的作品，尤其小说《边城》，你会深切感受到他对湘西故土的永不枯竭的温爱、对茶峒昔日人呀物呀的挚情；他总是在平淡的笔致中、在浅笑里流露出深远的悲哀……喂！许汐老弟，你的散文……

本书选收了他的五篇散文，我不时为其出手不凡而赞叹，如《船》的开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竟深深地怀念起那些船来了。那一河的船呵，都到哪里去了？

如改成“我不知道……，竟深深……”，则索然无味。

大舫船在一九八三年八月卅一日与新加坡河死别后，怆然焚毁于巴西班让海面。我原是老士大夫，不免怀旧几回，写诗《河畔抒情》，又作词《柴船头》给黎华谱曲。谁知道许汐也神伤，请看《船》结尾——

船离去的时候，倒是没有引起我多大的激动；只

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深深地怀念起它们来了。望着空荡荡的河面，我多么希望它再缀满那些漆着红、白、青色的船儿！坐在茶座上，我耳边总会响起咿咿的摩托声，还有船行过荡起的浪一阵阵拍打在岸边石壁上的声音。……

黄昏我坐在河边喝茶……我便会想起郑板桥的那句“江水回头为晚潮”。是的，潮水退去了又复会回来，可是那些船呢，它们也会随着回头的潮水重现在我眼前吗？

一前一后有呼应，又以诗歌的复叠手法入散文，使失落感回荡不已。

一九八八年（即在许汐咏叹《船》的同时），映红和我擅自登上某银行第六十层远眺——

呀！新加坡河
无弦的琵琶

所以，一看到《船》，我就感慨系之了。

许汐《红灯码头海边》的写景尤其不俗——

……那儿有一面灰色的墙，旁边长了一株九重葛，多情地向平静的海面垂下弯弯的枝条。如果你倚着栏杆而立，那一片片一点点的绿色、紫色和白色的花叶